

狂夫之言目次

卷之上

老子之徒

始皇有收放

三事沒處法

立命之易

顏子有以身諷孔子之意

顏子餘氣所生

東坡云

謀臣如訟師

管仲知鮑叔尤深

管仲能不失國柄

公子糾非君

獨樂樂戲下註脚

齊服楚之巧

伍子胥申包胥心事

神仙讀書

曹操如獅子

折節李左車

韓信打開漢王出路

一軍皆驚

孔子不夢周公非衰

解孔明亦有失

董賈長文章作偏

項羽如乾之四爻

陳仲微二語

漢王未嘗顛倒豪傑

于忠肅與漢高同

好事不如無

英雄倉卒自達

佛書補秦灰

淵明不欲諸子仕宋

父母養子真養志

祿養

唐肅宗靈武非篡

殺之三宥之三出處

許由讓天下非難

智愚相去

左傳史記杜詩三枉

卷之下

留中者內批之漸

舜有爲故無爲

修詞立其誠

墓銘求增益

睽卦

渙卦

麥舟非文正所難

孝經春秋正靈

高帝光武文章

高皇帝勝漢高

劉璋父子是漢室罪人

惡乎成名

亢卦有兩聖人

事君事親不同

我朝勝前代十事

古禮不可行

刻畫古人

微細流注

聞性不動

瞿谷來巢

史記漢書之別

白樂天善處元裴之間

顯者隱者

客

賈生不知易理

微子

周公善風水

錢塘潮

五帝祀

客星非子陵

重陽縹緲樓

清獄

韓世忠岳飛得先手

李鄴侯保韓滉

于忠肅會讀書

目次 畢

不名和名工本
目錄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狂夫之言卷上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黃石公。龐德公。老子之徒也。子房人傑也。黃石公以進。履折之。曰。孺子可教。孔明臥龍也。每見龐德公。拜于床下。初不令止。仲尼聖人也。老子曰。子去子之驕氣。與子淫態。黃石公降一子房。而隱穀城。龐德公降一孔明。而隱鹿門。老子降一仲尼。而隱流沙。蓋名遂則身退矣。是射馬擒王之法也。故曰二公者老子之徒也。

博浪一槌。張子房不必論。卽始皇大索十日。卽止。亦自有英雄收放處。若使日日捕賊。終始不出。則秦天子與縣伯州尉何異。豈足稱王者之威哉。茅山婁道人云。盧仝茶歌。飲到七椀。自然當有箇結局。不然。此詩無了期矣。始皇極寵悍人。却得此意。故其威不褻。唐元徵狀元云。今天下有三事沒處法。燕都中士大夫。得病無良醫。秦晉人種田無時雨。三吳縉紳子弟。讀書無家教。一味但靠天耳。余因思無醫則係養無雨。則穿渠無家教。則慎擇交游。此便是沒處法中處法。

也。

易之諸爻。安排一定而不可易。非易也。數也。觀其占之吉凶。而以時消息焉。此真易也。其理則在我者也。故善易者求易之理于我。而不求易于數。理變而數亦與之俱變矣。此以義立命。而以人勝天之說也。

顏子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孔子賢之。非賢其安貧樂道也。安貧樂道。獨行苦節之士。皆能之。何足以難顏子。顏子王佐才也。簞瓢陋巷中。却深藏一箇王佐。當是時。不特仲由子貢諸儕輩拉他不去。卽其師孔子。

棲棲皇皇何等急于救世而顏子只是端居不動而
且有以身諷孔子之意其後孔子倦于轍環亦覺得
陋巷的無此勞攘厄于絕糧亦覺得簞瓢的無此困
頓又其後居夷浮海畢竟無聊原歸宿到蔬水曲肱
地位而後知顏子之早年道眼清徹耳所以有感而
三歎其賢也古人云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于師
乃堪傳授其顏氏之謂耶故終日不違不見他如愚
惟于簞瓢陋巷時味之絕不露王佐伎倆亦絕不露
三十歲少年圭角至此方見得顏子如愚氣象

或曰仁者壽而顏子夭何與余答曰顏子太老成當三
十之年正當發散而件件務在收斂春行冬令所以
早凋又問曰以顏子之賢進無功業退無著述何與
余曰張儀有云蘇君之時儀何敢言況孔子在乎雖
然春秋有孔子是天地無限靈秀之氣生他出來山
東一隅地有幾許大却又出一顏子此應是餘氣所
生也餘氣豈能做得功業文章摠能做得亦不過剩
水殘山而已故有堯舜之父而遂有不肖之丹朱商
均有孔子之父而遂有先卒之伯魚大要坐在氣薄

耳惟文王父子最爲濟美。然管蔡之流言。武王之太
白。周公之東征。皆無復淳氣之守。蓋大地旣生。文王
則餘子亦不免駁雜矣。況其他哉。大塊之上。必無嘉
苗松柏之下。必無茂草。顏孔同時。幸亦在此。不幸亦
在此。

東坡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自
以爲至矣。然尚不如至人之入身不亂行。入獸不亂
羣者。入身不亂行。入獸不亂羣。此亦自以爲至矣。然
又不如菩薩向異類中行化度設法者。故雞羣之鶴。

豈同大海之鵬。大海之鵬。豈望九霄之鳳。
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自古鮮有脫此局者。蓋
亦有故。大抵謀臣中。王佐最少。維伯者最多。陽施陰
翕之謀。躡足附耳之態。一時雖若効忠。其君未有不
貌屈而心醜之者。豈惟醜之。抑且懼之矣。富室之構
訟也。惟恐訟師之不力也。及其勝也。惟恐訟師之不
去也。重耳反國。子犯曰。臣負羈絏從君。巡天下。臣之
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范蠡之辭
勾踐也。亦曰。主辱臣死。請從會稽之誅。二公之決于

一去者非獨爲其君之慘刻亦覺平日有自納敗闕處也。武侯處先後主。鄴侯處肅代。每事正而不譎。固由其天資粹美。心事純白。然早已算到此矣。故善謀國者。寧使人以正見憚。無使人以譎見猜。

管仲嘗曰。吾始困時。與鮑叔賈分財利。自多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

死之。吾嘗幽囚受辱。鮑叔不以爲無恥。知我不著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相。凡內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必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公乃行之。夫鮑叔之于管仲。不惟知之。又從而薦之。不惟薦之。又從而左右之。交游中感恩知己。孰有過于仲者。及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攻。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且問鮑叔之爲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其爲人好善而惡

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不可以爲政。鮑叔之待管仲如此。管仲之待鮑叔如彼。正所以護鮑叔之短，而保鮑叔之令名也。世人但解鮑叔之知管仲，而不解管仲之尤知鮑叔，是兩人者，真相知也。曹參徵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推賢惟參。參聞之，亦告人趣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悉遵何約束，無所變更。此二人事，雖與管仲相反，而其相知實相類。

張江陵以猛爲政，其後繼之者，劑猛而爲寬。數年以來，相權旁落，幾不復振。鮑叔一齊大夫，識見却甚高，其薦管仲也曰：「臣之所不如夷吾者，治國不失其柄，只此一句，便得相天下的肯綮。」門生問余曰：「如何能不失國柄？」余曰：「劉先主托孤孔明曰：『若其不才，君自取之。』此言極可爲猜險之本。孫盛云：『賴諸葛威畧，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此不失國柄之一事也。他可類見。」

荆石王公云：「往過松江，見陸平翁，偶談及春秋，因問春秋道名分，而孔子不斥管仲，卽論語亦然，此是何意？」

平翁云。節義特學問中一件事。故孔門不甚及之。此語尚未了然。余曰。管仲之于子糾。不當以君臣名分律之。子糾小白。皆齊襄之公子耳。若以公子糾爲君。則當時置周襄王于何地。故管仲既歸小白之後。劈頭主意。便欲尊周室。要見周天子尚在。則公子糾不得爲君。公子糾不得爲君。則管仲亦不得爲忘君而事仇也。其尊周之意思如此。若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是管仲第二念。

如何是獨樂樂。曰。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如何是與

人樂樂。曰。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如何是與衆樂樂。曰。此中空洞原無物。何止容卿數百人。

巧矣哉。管仲之服楚也。曰。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徵而不復。寡人是問。蓋昭王之事。大大則難當。包茅之事。小小則易受。所以楚子遂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共給。蓋不知不覺。賺入管仲術中。管仲但須得此一

句便裝成服楚極大題目。楚服而諸侯響應矣。俗儒遂以此舉爲尊周攘夷。仲而有靈。寧不失笑。伍子胥曰。我必覆楚。申包胥亦不復阻遏他。任他自覆。去。申包胥曰。我必復楚。伍子胥亦不復隄防他。任他自復。去。大丈夫心事光明磊落。無不可以對人言者。此二公是也。余讀史至此。真如食哀家梨。爽口之甚。然爲子胥難。爲包胥易。子胥鞭平王之尸。辱楚王之宮。志行仇雪。其漫天塞地之氣。至此一滴無餘矣。此不必包胥借兵。人人可以破吳。包胥特乘其強弩之

末。以張振蒙之勢耳。包胥之奇。奇在秦庭痛哭。又奇在復楚。逃賞如子胥報仇之後。但欠一死。若卽時自刎。以從父兄于地下。則古今尚有哀而憐之者。雖然。子胥恩仇分明人也。旣借吳以報楚。獨不留一死以報吳哉。

昔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搏賀元。施肩吾皆本書生。宋譙定。雍奉聞。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定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採藥。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

輟也。黃山谷嘗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神仙不讀書，亦是一箇俗漢。所謂頑仙不如才鬼耳。

曹公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嘗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中細物。時或冠帻，帽以見賓客。每與談論，戲弄言詞，盡無所隱。及權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汗巾。幘吾鄉何玄朗嘗與趙大周間論偶及之。大周曰：獅子是我西方之獸，終日挑擲，無一刻暫休。蓋其猛烈之氣，不得舒。

耳。故與之毬，以消耗其氣。遂終日弄毬，忘其跳擲。曹公之舉動輕躁，亦是其胸中猛烈之氣，不得舒也。其亦可謂善論古人者矣。

問安成君果用李左車，韓信成擒乎？抑信別有處也？予曰：不然。左車設策，而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此便是大滲漏處。則信破之必矣。韓信折節李左車，却是從跨下得力來。

嘗問小兒輩：韓信如何是人傑？曰：看他登壇數語。又問：如何是登壇妙處？不能答。夫沛公之爲漢王也，項羽

以巴蜀道險秦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也以示不負三分關中之約其實封閉他在一處使章邯以四十萬兵扎住漢口不容漢王有出頭地當時蕭何無策曰屈一人之下者伸千萬人之上但能勸漢王入亦不能使漢王出張子房亦無策惟燒絕棧道而已但能防項王入亦不能使漢王出韓信走來却自不同曰項王詐坑秦降卒四十餘萬唯邯欣驕獨免秦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夫信料漢中可出乃在章邯輩看來料章邯輩可破乃在三人獨免秦父兄怨

入骨髓處看來自是漢王遂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稅給軍糧食八月從故道出章邯迎戰敗走王遂至咸陽此一條出路却是韓信走來打開的蕭何子房皆思量不到安得不並稱三傑至于囊沙背水木罌渡軍之類特是兵法中巧事還是眼力識見不可及

信之亡也蕭何之追也或兩人商量合做的漢王嫚罵呼大將如小兒信不逃何不追不能激得他築壇此理似亦有之然韓信蕭何與語便大奇之則蕭何鼻

孔繩索已在韓信手中。信走不怕蕭。何不追他。何必弄此詭譎。以丞相而追韓信。築壇所拜。非信而誰。一軍皆驚。畢竟是太史公裝點形容之語也。但不知蕭何與語大奇者。是何等說話。決不就是登壇數語。惜太史公失載。可恨。

孔子夢周公。尚是耳中鳴磬。眼中金屑也。直到不夢見周公。便是一齊放下。所謂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耳。文中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而終。吾朝吳與弼亦云。夢見孔子。

議者謂其墮落魔境。乃知孔子云。吾衰非是真衰。正到大休歇處矣。至人無夢。愚人亦無夢。以愚人而造至人。甚難。以至人而還造愚人。亦甚不易也。

或問于余曰。孔明亦有失處。東結孫吳。西攻曹操。此定局也。雲長守荊州時。權遣使爲子求婚。雲長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遂有白衣搖櫓之禍。孔明此處少調停。此一失也。治蜀時。不置史官。文獻闕畧。此二失也。嘗薦姜維于蔣琬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又曰。伯約甚敏于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存

心漢室而無人教軍事嘗遣詣宮觀見主上後姜維以此自恃每欲興舉大事卒至漢亡此三失也後主愛宦人黃皓皓便嬖慧佞孔明不能屏之使去此四失也余應曰此係君讀史不熟耳雲長在荊州時孔明方鎮守成都相去幾千里孫權舍卒求婚孔明豈能照點得及孔明嘗與法正劉巴李嚴伊籍共造蜀料當必念及史官一事況平日所至營壘井竈園囿藩籬障塞皆應繩墨如此鎖碎尚且周到史官安得獨闕想蜀亡之後收圖籍者無人遂至廢失據孔明

文集有二十四篇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今一字不見則蜀史可知矣姜維之才自琬緯之後實鮮其比維本羈旅托國每見黃皓恣擅啓後主殺之後後主曰皓奔走小臣耳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于失言遜詞而出孔明不剪去黃皓者又有妙處蓋孔明當先主托孤時其不才自取之語孔明已負不安若黃皓一宦官耳却又與之惱噪必除之而後已後主不懼則疑故出師之後但以駕馭事付之董允允常數責于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

過黃門然後主尚不能忘于允。曰嘗見董允切齒黃皓我嘗恨之則其情事可知矣。孔明所以放他一路不惟得相臣大體卽吳魏之反間黃皓之傾危不得而入也。看來孔明何嘗有失。君請熟讀史自見耳。文章自三代而後秦漢最稱簡古。惟治安策天人策纍纍凡數百萬言。漢人長文章自賈誼董仲舒作備始。漢武帝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旣至問治亂之事。申公但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太史公序云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申公此時八十餘。

識見老成。此言不獨救武帝好文辭且欲救董賈文章之多也。康王命畢公曰辭尚體要上之諭俗且然而況人臣之章奏乎。章奏全數百萬言卽儒生讀之口燥舌沸而不能止。天子一日萬幾其難又可知矣。武宗時韓公文欲攻劉瑾而屬李夢暘具奏草曰毋文。文覽弗省也。毋多多覽弗竟也。此言極得告君之體。故觀申公老人一言覺董賈文章尚有少年氣習。余嘗看項羽規模格局也不是端冕凝旒南面的人。又不是垂紳正笏北面的人。所謂一將有餘而萬乘不

足其亦易之乾卦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者乎。究竟只好成一霸王耳。

杜子美依劍南嚴武嚴武辟爲參謀杜子美有遣悶詩呈武云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桓公謂孟嘉云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若杜子美與孟嘉是皆有所不得已也余獨不然最喜誦南宋陳仲微二語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陸沉天下之英豪漢王待九江王布踞洗召之已又供帳如王者蘇老泉

謂漢王能顛倒豪傑劉元城云碁中有一事昔有低碁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封之其後景凡有所需輒痛剝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後着爲先着也又有高碁曰漢高帝方黔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帳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着也二公立論甚妙而實不然昔隨何說布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的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

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于是殺使者因起兵攻楚楚使龍且擊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遂間行與何俱歸漢夫既殺楚使又與楚戰又避楚間道來歸此時情勢布必無還楚之理故帝踞洗時遂以踞洗見布布雖大怒怕他走到那裏去非漢王故意傲布實算得布不得不就漢也其後帳御飲食從官之盛此招徠遠人之常事何足爲顛倒豪傑况踞洗亦是漢高謾罵故態故是豁達大度之一節何暇思

及先後着來

項羽欲烹漢太公漢高帝曰我翁卽若翁若欲烹而翁願分我一杯羹太公以此歸漢吾朝正統土木之變英宗陷虜虜人挾之以邀我如徽欽故事于忠肅曰社稷爲重君爲輕失一君復立一君矣英宗以此歸國今人旣知念于忠肅之功則不得極口詆漢高之忍

余讀書樵李南湖園中每飯必施鳥食而童子遂于施食處張羅樹間以待之余笑謂門生云燧人氏教民

火食而秦始皇遂以之烹儒焚書閣立木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圖于寺壁之上蓋將化導愚頑而酷吏倣其刑具以恣羅織鍛鍊之助自古好事嘗被惡人弄壞卽鳥食一件所施未幾而童子之殺心動矣善乎古人之言曰好事不如無

婁敬之才不如三傑當三傑戰勝攻取之時藏匿一處不敢與之並爭功名卽使與之並爭功名婁敬亦無下手地直待誅秦滅項事事結局冷眼覷着只有建都一事未定從容談笑便以都關中說高帝蓋高帝

昔年見咸陽宮室嘆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天下已定帝之意無日不在關中敬窺見高帝此意故一說而入卽日西行拜敬郎中號奉春君夫三傑取功名于干戈擾攘之中也只封得一箇侯婁敬取功名于干戈平定之時片語立談也封一箇侯若敬者不傷氣不煩手其亦得審局之巧者與至于謁見漢高一節亦是使人不得不應之着初敬脫輓輅衣毛裘見齊人虞將軍願見上言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聽易衣于是虞將

軍入言上。上召見賜對。大抵倉卒不能自達。是用世人。一大病。敬欲自達于倉卒之頃。故衣褐方表。突兀不如是。虞將軍亦不言。帝亦不復召矣。三國時。彭美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美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美徑上統床臥。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美坐。美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遂致之先主。美之登床。即敬之衣褐也。美之因龐統而見先主。即敬之因虞將軍而見漢高也。後李元忠飲酒割炙。從車上彈琵琶以

見齊神武。亦用此法。大抵皆是英雄倉卒自達處。所謂使人不得不應之着也。

余于丁酉築臺小崑山之陰。是歲山寺俄有二祥。稿木蒸芝。插竹布葉。緇素見聞。嘆未曾有。無何董玄宰氏和合北藏。至山則瑞芝靈竹之兆。報于斯焉。余自是入草堂。童子不復負携。故笈每當清晨良夜。老雨苦風。拂函展籤。作而嘆曰。西方之書。其容已乎。宗教易之髓也。諱受書之法也。偈讚詩之叶也。戒律禮之衛也。果報春秋之賞罰也。甚矣佛氏之能輔經而行也。

其輔經者以輔世也。西方之書其容已乎。然則佛藏之必後六經而興者何。嘻。祖龍生文字燼。古今之聖言寥寥矣。是故垂漢明而竺乾之傳遂出。今其多至六千餘卷。不列藏者尤不可勝計。比之儒林之經史。子集。殆將倍蓰過之。何言之昌也。天其或者以此補秦劫之遺灰。與乃命繕寫經目以示子孫。剪俗儒之故聞。栽神聖之種智。倘有毀大乘訾正法者。姑語之曰。一切諸佛。其若古先輩視也。一切諸經。其若古異書視也。則亦庶乎可以存而論論而議矣。

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蓋先生即諸子皆不欲其仕宋。故作詩自汗以晦其才。才則必以陶氏門地拔矣。此苦心也。善乎莊生曰。以不才終其天年。

往顧涇陽涇凡兩兄弟。與余同舟至樵李。因論事親若曾子可也。何義。余曰。此句真精神。在太學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上。又問曰。此又是何義。余曰。大約父母之于赤子。無有一件不養志的人。子報父母。却只養口。

體此心何安。卽如曾子之養曾皙。比之三家村老嫗。養兒十分中。尚不及一。所以僅稱得箇可字。今人不必遠法曾參。但去取法三家村老嫗養兒。自然事父母。不敢在口體上塞責矣。

嗟乎。古人事親。惟恐不成聖賢。今人事親。惟恐不成科第。是可謂養志乎。曰。父以此教之。子以此成之。如何。不是養志。但旣得科第之後。親老不能隨子。十年五年。常不相見。卽錦衣歸省。內有妻孥。外有賓客。出入匆匆。其捧觴上壽。開口而笑者。又能有幾日。甚則新

莊故宅。父子各居。雖供養不缺。而飲食寒溫滋味。酸之類。誰復爲之。點檢此。無論養志。亦何曾叫得養口體。市井負販。父兄子弟。團團一處。其饗殮無日不相共。其痛癢無刻不相關。卽口體之養未全。而養志却無愧者。且寸薪粒米。皆從剜心瀝血中來。如此養父母。味雖苦。而情則甘。富貴家名曰祿養。而未能必躬必親。如此養父母。味雖甘。而情則苦。嗚呼。爲人子者。不惟不能養志。抑且不能養口體。非其忍心如是。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耳。雖然。亦却科第二字累他。

一○半○蓋○父○母○教○之○而○父○母○還○以○自○累○也○所○以○古○來○聖○賢○自○曾○子○養○志○後○獨○推○尹○和○靖○母○子○爲○不○可○及○
唐○玄○宗○奔○蜀○太○子○卽○位○靈○武○其○始○爲○馬○嵬○驛○父○老○所○留○其○旣○爲○建○寧○王○倓○所○勸○又○其○後○爲○杜○鴻○漸○魏○少○游○崔○漪○盧○薛○季○恂○五○上○箋○所○迫○而○太○子○實○無○利○天○下○之○心○也○當○時○君○父○播○遷○宮○人○亂○出○乘○輿○至○金○城○驛○中○無○燈○貴○賤○枕○籍○而○寢○賊○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刳○心○以○祭○安○慶○宗○搜○捕○百○官○宮○女○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留○長○安○者○誅○及○嬰○兒○太○子○夜○馳○三○百○里○至○平○涼○

雖○正○位○號○文○武○官○不○滿○三○十○人○太○子○何○艷○于○此○而○攘○之○于○草○萊○荆○棘○之○日○耶○其○後○顏○真○卿○區○處○河○北○軍○事○以○蠟○書○達○表○于○靈○武○遂○以○真○卿○爲○工○部○尚○書○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于○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卽○位○于○靈○武○徇○國○之○心○益○堅○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北○方○塵○近○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不○能○制○乃○知○靈○武○此○舉○真○可○收○屬○人○心○非○乘○

危而利天下也。其後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寶冊。太子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羣臣固請，堅不許。寘于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其情亦可憐矣。而范祖禹乃以爲叛君背父，寃矣哉。所可恨者，其罪全在楊國忠耳。或曰：馬嵬之變，國忠已斬，而于靈武何與。余曰：唐玄宗議親征時，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爲矣。楊

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命俱在。且暮矣，使說貴妃銜土請命于上，事遂寢。若使國忠從，更一言便無靈武之事。竟以沽寵懼禍之故，至使他日父不得正其終，子不得正其始。旣亂人家國，又亂人綱常，若國忠馬嵬死，晚矣。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云：殺之三，宥之三，歐陽公問其出處。東坡曰：想當然耳。余觀曲禮有云：公族無宮刑。柳獄成，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

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
乃知東坡之論原有本耳想主司偶忘之而東坡又
不敢輒拈出處以對故漫應如此不惟待前輩之道
宜然亦可省露才揚已之一病也

堯禪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天下後世皆高之余獨以
爲不難堯之時盡大地是洪水盡大地是獸蹄鳥跡
禹荒度八年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橛方得水
土漸平教民稼穡此時百姓甚苦換鮮食艱食粒食
三番境界畧有生理蓋洪荒天地只好儘力生出幾

箇聖人不及鋪張粧點粗粗具得一片乾坤草稿而
已何會有受用處茅茨不剪樸角不斲素題不斲大
路不畫越席不緣太羹不和鉶簋之食聊以充虛鹿
裘之衣聊以禦寒不唯無享天下之樂而且有叢天
下之憂堯黜舜黑固其宜耳許由亦何所艷羨而受
之也哉嗟乎今之天下濃濃則誨盜古之天下淡淡
則拱手以與人而人不納老氏云不見可欲使心不
亂許由之謂也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粘牝見物

同而用之。異余嘗謂子弟云。李廣之射石虎。智者驚喜。是石而愚者悵悵。非虎然則智愚相去。豈特三十里。是亦柳下盜跖之飴也。

左丘明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凡子產管仲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夢卜縱橫家書。總爲三十卷篇。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旣爲春秋內傳。又分纂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作國語爲春秋外傳。合爲二十一篇。大約如夏馭春秋。晉春秋紀。晏子呂不韋。虞卿陸賈之春秋而已。非有意于發明孔子。

也。說者謂其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依經以辨理。錯經以合義。則枉却左傳也。漢武時置太史公。掌天下計書。以司馬談爲之。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事。上自黃帝。下迄麟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然亦自宮刑之後。抑鬱無聊。不得已而托之著書。故于刺客游俠貨殖。三致意焉。藏副名山。自成

一家言蓋司馬之私史非漢之國史也。班固乃強而入之正史之中。詆其疎畧。又詆其是非頗謬于聖人。則枉却史記也。杜甫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二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川。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依嚴武。武卒。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沂沅湘。以登衡山。其詩無所不有。而未嘗專指某詩爲某事。某句爲某人。若如此。則一部杜少陵。如學究訓

話相似。則在却杜詩也。

眉公秘笈真本
卷上

狂夫之言卷上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狂夫之言卷下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國家之患莫大于內批二字。無論他朝。卽如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問計劉攽。攽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攽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中丞。又內批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爲御史。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排斥正士。閏月內批罷朱熹矣。十二月又內批罷彭龜年矣。一日史彌遠入對。請誅侂胄。皇后楊氏素怨

侂胄因史彌遠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握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遂殛殺于玉津園。王柝以韓侂胄與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夫侂胄以內批斥逐人。而終以內批自殺。天道好還。豈不奇哉。吾朝凡宮府大小之事。發閣臣票擬呈內。批發部院參覆。然後奉旨行此。祖宗立法之最妙者。雖然。却憂一事。留中者。內批之漸也。姑

記于此以告之憂國者

自古帝王多矣。夫子獨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然則舜果一無所爲者乎。曰非也。舜之工夫。全在未受堯禪時。父頑母嚚。却要。在父母上做工夫。象傲。却要。在兄弟上做工夫。家人睽起于婦人。却要。在二女上做工夫。以至耕稼陶漁。迅雷風雨。無非是做工夫處。做得如此。有爲法才好。到無爲而治的境界。詩不云乎。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御之一字。正列子御風之御。着不得一毫人力。此極可狀無爲之旨也。

不然。藉口無爲。深居高拱。如秦二世以天下托之趙高。李斯。唐玄宗以天下托之楊國忠。李林甫。治乎亂乎。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余曰。人有有爲也。而後可以無爲。

今人作銘狀表傳。皆是花臉文字。戲子上場。凡花臉淨丑說話。多是虛而不實。今銘狀表傳。得無類此耶。吾人通于鬼神之間者。但有言行兩端。若信筆胡亂道去。如何服得鬼神。易曰。修詞立其誠。此語甚有味。韓柳作志傳。皆不輕與人。卽歐陽永叔撰尹師魯墓志。

銘及敘辨。所以作墓志之意。其書載集中。鑿鑿不少。假借蓋皆有古人之風。至于今。以多爲貴。甚則文字短簡。子孫有所請增益者。尤爲可笑。漢司徒霸遣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嚴子陵。子陵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子道曰。書何太少。可更足。子陵曰。買菜乎。求益也。

易之睽卦曰。睽。小事吉。夫旣睽矣。何吉之有。蓋別嫌明微。皆主于睽。微者。從小事始也。故吉。

卦上巽下坎曰渙。坎險也。六三渙其躬。無悔。象曰。渙其

躬志在外也。所謂外其身而身存也。二氏之放身失命。儒者之見危授命。易之所謂渙其躬乎。

范文正父子以麥舟助喪。乃石曼卿耳。公父子盛德。此非其所難。石曼卿天下士也。狀貌岸偉。慕古人奇節。以文采氣誼豪一世。所交如歐文忠公、張文節公。皆奇之。特落落當其意者無幾人。故常爲大理丞而貧。不能葬母。文正父子見之。自然傾舟相助。此何足以爲范公重。如曼卿之貧。乃可重也。郭元振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緣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盡數與之。

況范公父子耶。況曼卿又爲公東吳故舊耶。歐陽爲文正作墓志銘。爲石曼卿作墓表。皆不載麥舟一事。蓋公之盛德不專在此。正如雲長公秉燭達旦。未嘗見正史。即使有之。乃舉爲一生大節。此非知雲長者。孝經閨門一章。由周秦而下。傳漢至唐。列爲二十二章。開元間。博士司馬貞爲國家諱。始黜之。而唐遂有馬嵬之禍。則孝經閨門之教廢也。王荊公謂春秋爛朝報不列學官。使先聖筆削之書。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而宋遂有夷狄北轅之禍。則春秋內

外之防與復仇之教廢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
孝經。二書抹去。禍及家國。宣尼之書可謂靈矣。故曰
畏聖人之言。

帝王做事如書生習舉業。先要做得出為主。漢高帝爲
義帝發喪。袒髮而哭者三日。時勢該哭。便做出許多
哭的模樣。此高帝文章也。光武之兄演爲更始所殺。
恐其見疑。飲食言笑無異平時。時勢該不哭。便做出
許多不哭的模樣。此光武文章也。今人喜怒哀樂不
特不中節。且皆草草放過去。成得恁的英雄。

漢高不殺秦子嬰。史稱其寬仁大度。然畢竟有敗露處。
項氏已沒。項伯以下賜姓劉。又令諸故項藉臣名藉。
鄭君嘗爲項藉將。屬漢不奉詔。詔盡拜名藉者爲大
夫。而逐鄭君。却是露出本色也。我太祖方元主。殂
問至。羣臣皆賀。謂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
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
不許稱賀。

太祖常躬祭歷代帝王廟。至漢高像前。曰：我與公皆以
布衣起得天下。公是好漢子。命再加一爵。議者謂漢

高與太祖畧相似余請無論他事卽以前二事並觀之漢高豈能及得我太祖來

孔明取劉璋子瞻非之不知璋之父子蓋漢賊也璋父爲劉焉劉焉內求交阯牧欲避世難議未卽行董扶私謂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劉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黃巾殺縣竹令徙治縣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劉焉家故劉焉遣魯爲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劉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

又托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及天下諸侯共誅董卓保州自守畧不出兵劉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乘荆州牧劉表表上劉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劉焉遣劉璋以車獻帝爲奉車都尉在京師劉焉托疾召璋璋自表歸省焉遂留璋不還未幾劉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則天之厭劉焉久矣劉焉死劉璋立收三輔流人數萬家爲東州兵聞曹操征荆州已定漢中遣陰溥致敬于曹操操加劉璋振威將軍又遣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及雜

御物于曹操其父子未嘗有一毫乃心于漢室也宗室之中自懷異圖先主欲伸大義于天下舍劉焉父子將誰往哉況先主不取則益州必爲曹操所得曹得之必不能如先主盡歸其財物于劉璋也孔明在草廬時看得劉焉原是漢室罪人而劉璋方歸誠于操如虎加翼剪除劉璋亦是斷曹操狡兔一窟若使關中與巴蜀相連老瞞驍雄如何可制富貴不處貧賤不去此是君子路上人然只恐胸中着一好名之心如許由陳仲子相似許由洗耳巢父引

牛去之仲子咽李孟氏以蜩譏之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抽去名根則富貴貧賤境界上方才得力成名則去仁矣是君子之所惡也夫

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其惟聖人乎此不見一法之聖人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此識法省懼之聖人也前聖人是李廣飲羽石虎之箭也後聖人是養由基百步穿楊之箭也其實有兩箇聖人也

夜間與客飲茶客問曰事君事親同乎余曰不同陸績

懷橘奉母。便謂之孝子。丁晉公獻大龍團茶。蔡君謨獻小龍團茶。歐陽公驚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錢惟演獻洛下牡丹。東坡詩云。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推此則事君事親必有分矣。客曰。此論殆爲近來獻納與鑛稅發也。余不答。

謝鐸云。我太祖皇帝遠過于宋者有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陸文量又云。本朝政體度越前代。

者。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寡。再爲擇壻。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於朝臣竝任。有以功封公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府刺史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寮今大臣有專權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岳鎮海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宿娼有禁。甚至

罷職不敘予思之更有十事前朝太學生皆上書吾朝獨生員不許陳民間利弊一也九鎮以制府文臣爲將天子自爲居守二也閣臣部寺之長與邊腹大帥外庭會推內廷不得專權三也母后不稱制四也勳戚不干政五也皇子講官卽官坊寮采不立博望苑不開天策府六也無殉葬七也不用黥刺刑劓闕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卽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八也京師有熱審省直有減刑非大古典不輕赦九也宋制臺省六品諸司五品

一郊而任一人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子又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任姪任甥亦有之今三品以上才得廕子入監襁絝子弟不濫朝籍十也然則定鼎十歷尚可量哉

古禮有不可行者如父母死登屋極打鼠穴而求其人此後世所謂招魂也哀痛倉卒何暇升屋而號又如三日殮六月腐尸何忍坐視又如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夫婦同穴子孫昭穆地氣若吉何得更求別壤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

大夫八尺樹以橙。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今墳無貴賤。皆松栢矣。何能獨栽楊柳。又如婦三月而後廟見。先儒云。未三月尚在。可出之條。則三月後雖有大過。不可出乎。又如婦未廟見而死。則以妾禮葬之。夫生爲婦。死爲妾。禮乎。又如年一巡狩。後宮六軍。扈蹕而從。供應騷然。狡逆竊發。卽以舜之德。不能返蒼梧之駕。秦之威。不能還沙丘之尸。則後世又可知也。又如夏月不暴布。恐暑氣入布。人吸其氣。以致疾。然今民間多有暴布者。何嘗中暑。又如周禮季

春之月。會男女奔者。不禁。是教民淫也。冬月農有收藏。積聚者。取之無禁。是教民盜也。又如寡婦不夜哭。哀至則哭。何晝夜之有大抵。古禮有難行者。皆此類。變而通之。則在有識之儒而已。

唐文皇以蘭亭賜歐虞褚薛摹之。四公無一筆似蘭亭者。而結法自合。蓋縱肖亦是右軍以後第二人耳。李于鱗摹古樂府。至更其句法。以爲不被古人所困。然讀其易水垓下二歌。其果與荆卿項王情境合否。余嘗謂刻畫古人。是後生第一病。武陵桃花。惟許漁郎

問津一次再跡之便成村巷矣。禪家公案亦然不獨詩文也。

古之得道者。火焚其軀。目睛牙齒。熾然不壞。烟氣所肅。都成舍利。余今蛙齒蒜髮。衰相已現。張天覺云。皆于本分事上。十二時中。不會照顧。微細流注。生大我慢。此是業主鬼來借宅。東坡云。無罪而得謗。未老而先病。此之謂也。言念及此。不覺涕汗俱下。凡聲何以近則聞。遠則不聞乎。蓋聲塵遠近于聞性中。聞性無遠近也。譬之像影遠近于鏡光中。鏡光無遠

近也。吾身聚散于吾性中。吾性無聚散也。此之謂定。非求定也。本不動故。

魯昭二十五年甲申夏有瞿谷來巢。注謂此鳥穴居。以來巢為異。而此鳥本不穴居也。瞿谷即今牛豕鵲。以夏月孕子。奪其鷓巢。乃羣小凌高大。此季孫不臣昭公去國之兆。故自夏月書來。即于當年九月書公遜于齊。明年公居于鄆。又明年公至自齊。復歸于鄆。又明年公次于乾侯。自是不歸。逾三十有二年。竟死其地。此為昭公之兆明矣。魯地舊無此鳥。故以來巢為

異非謂其去穴也。列子云：瞿谷不逾濟，狐逾汶則死。地氣然也。如洛陽本無杜鵑，宋時始至。河水本無鼉，石勒時始有。佛圖澄以爲桓溫入河之兆，卽此類也。余聞之于蜀僧湛然云。

詩文只要單刀直入。最忌懸密周緻。密則神氣拘迫。疎則天真爛熳。史記之佳處在疎，漢書之不如史記在密。元晝疎，宋晝密。氣韻生死皆判于此。

唐穆宗卽位，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加裴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元楨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恐裴度復當

國因經置軍事，數持梗不使有功。裴度上書暴元楨過惡，以爲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患小禁，闡患大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交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表三上，上雖不悅，以裴度大臣不得已，罷魏弘簡。元楨近職，俄擢元楨與裴度俱宰相。爾時白樂天交元裴間，相與倡和詩，皆載集中。若使過高之論，樂天宜

親晉公而疎微之。然樂天與微之始終無間言。生則觴味不絕。死則爲微之作墓志。贊歎不絕。畧不露與晉公交惡之狀。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道固爾也。若在今日。不以爲趨炎附熱于生前。則以爲匿瑕含垢于死後。將樂天猜作何等人矣。古今人。不相及如此。夫春日讀元白長慶二集。因感而記之。馮瀛王詩云。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邵康節訓子則云。汝固當爲善。亦須量力以爲之。若不量。雖善亦不當爲也。馮言是顯者事。邵言是隱者事。

庾開府詩云。對君俗人眼。真興理當無。呂文靖詩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牕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予山中閉門時。嘗以庾之詩謝客。客來時。嘗以呂之詩自慰。

賈誼負王佐之才。而漢文不用。論者惜之。但賈生不知易耳。當漢文帝時。黎民新出湯火。只宜一味清淨。清淨惟老成人知之。少年不悅也。易革卦後受之以鼎。鼎卦後受之以震。震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故震卦後又受之以艮。漢秦之交。革故鼎新。而天下大震矣。文

帝要休息艮卦也。賈生要制作震卦也。曹參師事蓋公。但云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守之治齊。齊治代蕭何入相治漢。漢治卽景武時。竇太后一婦人耳。喜老子言不悅儒術。病免申公。又怒轅固使之入圈擊豕。彼其君臣母子之間。灼見天下已定。儒者之多事。不如黃老之清淨。賈生少年上書如建明堂。如改服色。如削諸侯。如代匈奴等類。却當艮止之時。而欲紛紛爲鼎新震動之舉。此豈文帝所樂聞者。文帝憐其才名。但更端與之談說鬼神。以書生畜誼而已。其後

嚴安徐樂主父偃皆祖其餘說。以取富貴。此又艮卦之後。而遇漸卦。蓋至此方漸漸可行矣。然武帝行之。漢之元氣幾耗大半。況賈生時哉。賈生之言非不切中國事。但下手太早。神仙家專重火候。早則過嫩。爲文遲則過老。爲武文武得宜。乃鼎鉉調元手也。賈生雖俊傑。而實不識時務。謂之大秀才。則可。謂之王佐才。則未也。朱晦翁云。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都一齊說了。且如一間破屋。敎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若一齊拆下。雜然竝修。豈

有此理。看他會做事底人。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先有一定規模。漸漸做將去。皆卓然有成。賈誼胸次。終是鬧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爆。趨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爲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此極中賈誼之病。余笑曰。如賈生者。非特勸人拆屋。且又勸人拆了新屋。另行改造一番。主人如何聽他。文帝之不用賈生。正與蕭何用曹參相反。賈生治安策。正與文帝答尉陀書相反。

武王遷頑民于洛邑。封箕子于朝鮮。朝鮮遼海外徼。去關洛東西數千餘里。名雖不臣。實有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意。武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爲諸侯。獨箕子却忍置之海外。其隄防疑慮可知也。武王虛已問殷。所以亡。曰。吾殺紂。是歟。非歟。箕子不忍言紂惡。而王亦醜之。乃問以天道。作洪範。夫君父之頭懸之太白。箕子又爲宗室懿親。問則泣謝而已。洪範之陳。是亦不可以已乎。或曰。夫子稱殷有三仁。何也。余曰。箕子旣已。祥

狂受辱則洪範豈佯狂之人所能撰乎。蓋此仁字非朱紫陽至誠惻怛之解。論語如此仁字凡三見。并有仁焉。又觀過斯知仁矣。又其為仁之本歟。仁當作人。看夫子曰殷有三仁。蓋言殷有三人如此。其是是非非。具眼者自能辨之。嗟乎。余于此蓋有三恨。箕子嘗欲立微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此一恨也。武王既殺紂。何不立微子以存商。此二恨也。微子不可則武庚未聞失德也。不立武庚而自為之。三恨也。微子武庚且然。其肯封箕子于中國。以為頑民倡耶。適與門人講

三仁章。姑志于此。又思奴者臣僕之謂也。箕子忘商而臣周。夫子蓋不滿焉。朝鮮之封。武周思患甚遠。本朝洪武五年。安置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亦是此意。理陳友諒之子。昇明玉珍之子也。初二侯賜第都下。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上聞之曰。此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為小人鼓惑。不能保始終。宜處之遠方。則釁隙無自生矣。於是徙之高麗。仍賜高麗國王紗羅文綺四十八疋。俾善待之。高麗者。即箕子所封朝鮮也。

風水聖人所不論。要之伯禽封魯。周公畢竟有意思在。唐一行云。天下盡于南北兩戒。北戒負終南地絡之陰。爲黃河之源。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負終南地絡之陽。爲長江之源。所以限蠻夷也。北有黃河。南有長江。夾出中間大地。是曰中條。中條之西爲豐鎬。卽古雍州也。其地山川最險。王氣最盛。故文王都豐。武王都鎬。旣先占第一形勢。以爲根本。繇豐鎬至洛邑。中天下而立。風雨時陰陽會。道里均。周公又奉成王定鼎于洛邑。祀清廟而朝諸侯。蓋豐鎬上應太微垣。爲天

下之。至險洛邑上應紫微垣。爲天下之至中。姬氏父兄皆據而有之。其中條黃河長江夾至盡處。忽到青徐。泰山插天。逆水西向。把住水口。何等力量。何等精采。自元人塞北河。泰山今在河北。其初泰山之左有河。濟入海之道。泰山之右有江淮入海之道。故道未塞。齊魯原在黃河長江夾流中。算做中條盡處。周公之子伯禽。却又分封于此。看來天下大勢。惟有南戒北戒。南戒北戒。惟有黃河長江。黃河長江。惟夾得中條中條。以豐鎬爲首。洛邑爲腹。青齊爲尾。而周公曉

暢天下地脈。一時收拾將來。其後七百餘年。東魯地脈不衰。又生出大聖人如孔子者。以發明文武周公之道。千萬世而下。至今隱隱躍躍。如在目前。周公可謂不死矣。齊與魯竝封。齊先滅。魯後亡。固見地脈悠遠。然既生孔子。又生顏曾諸人。一片王侯大地。變作賢聖道場。非果是中條盡龍。何以有此。漢書云。闕里當奎分。又占東壁。奎與東壁。乃天上圖書府也。異哉。乃知周公相地眼力。亦復不淺。直將山河大地。攪做一團。分枝孽脈。如解牛破竹相似。嘻。真至人也。故曰

周公之才之美。或曰太王之遷岐也。詩云周原膺膺。董茶如節。爰謀爰謀。爰契我龜。又云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太王相地如此。武王之都鎬也。詩云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相地又如此。周公風水自是家傳。言及不覺噴飯一笑。

余嘗同一名衲。雪公同登杭州六和塔。觀錢塘潮。雪公云。文章之氣得如此。潮足矣。余曰。文章固貴養氣。然須有首尾。而氣不衰。乃是全文。即如錢武肅王始築

肩公移錄其本
捍海塘。潮水晝夜衝激。因命强弩數百以射潮頭。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成隄岸。秦始皇氣壓一世。鞭石流血。繇雲夢九疑。浮江過丹陽。至錢塘。錢塘水波惡。不敢渡。乃轉西北二十里。從峽中上會稽。後竟崩于沙丘。同一錢塘也。錢武肅以偏霸之主射潮。潮退。秦始皇以併吞六國之威。躑躅四顧。而不敢渡者何也。蓋錢武肅初霸。一日興。一日生。氣也。秦始皇垂崩。一日衰。一日死。氣也。文章有首無尾者。皆此類。卽以此看人貴賤壽夭。恐亦不錯。

魏鶴山云。自五帝之說興。而上帝之尊稱不明。妄人小子。輒撰名號。以褻天。自秦創西時。有白帝之說。浸淫爲四。而漢高又增黑帝爲五帝。文帝武帝又有新垣平之五帝。又有謬忌之五帝。又有玉帶汶上明堂之五帝。此五帝之所繇起也。大約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昊天上帝而外。復有五帝。豈有此理。詩書不言五帝。而周禮獨言五帝。此出于劉歆鄭康成之附會。陳祥芝又從而强爲之說。魏鶴山之見良是。余則謂上帝者天也。郊之所祭也。五帝者五行也。時之所祭也。

天無言而以五行爲用。如春爲青帝。夏爲赤帝。秋爲白帝。冬爲黑帝。中央爲黃帝。是也。漢言時而不言郊。則五帝何曾與昊天上帝竝哉。或云五帝卽不得與上帝竝。金木水火土此代天爲政者也。何得以帝尊之。余曰莊子不云乎。是時爲帝者也。易不云乎。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震兌坎離而以帝字冠之。則五行未嘗非帝也。以五行爲五帝。而以天爲上帝。此或出于周禮之義。而惜乎鶴山未之考也。

客星者。一曰周伯。一曰老子。一曰王蓬絮。一曰國皇。一曰溫星。凡五星皆客星也。行諸列舍十二國分野。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見其國兵起。若有喪。天下饑。衆庶流亡。去其鄉。老子明大色白。淳淳然所出之國爲饑。爲凶。爲善。爲惡。爲喜。爲怒。出則見兵火起。人主有憂。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喪。白衣之會。其邦饑。亡國皇星出而大。其色黃白。望之有芒角。見則兵起。國多變。若有水饑。人主惡之。衆庶多疾。溫星色

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出東南天下有兵將軍出于野出東北當有千里暴兵出西北亦如之出西南其國兵喪竝起大水人饑凡客星見其分若畱止卽以其色占吉凶星大事大星小事小光武時大史奏客星犯帝坐蓋不祥之言也光武解剝羣疑笑以子陵同臥當之其巧如此而讀史者遂以子陵上干象緯其亦未考天官書耳然光武下賢一節儘可反咎爲祥雖指客星爲德星可也

王元美先生以重陽母忌不登高往乙酉閏九月招余

飲弇園縹緲樓酒間座客有以東坡推先生者先生曰吾嘗敘東坡外紀謂公之文雖不能爲我式而時爲我用意嘗不肯下之余時微醉矣笑曰先生有不及東坡者一事先生曰何事余曰東坡生平不喜作墓誌銘而先生所撰志不下四五百篇較似輸老蘇一着先生大笑已而偶論及光武高帝先生云還是一高帝濶大余曰高帝亦有不及光武一事高帝得天下後枕宦者臥光武得天下後却與故人子陵嚴先生同臥較似輸光武一着公更大笑進三四觥扶掖

下樓憶此時光景頗覺清狂如此前輩了不可得。余二十年前閩蓬頭愛余謂可學道令讀許真君太陽元精論自是卽大暑輒能坐臥赤日中年來嬾習此法頗以炎蒸爲苦卽敞堂匡池高梧修竹陰映翳然。往往移榻卷簾遷徙不常如絕無養者內甚愧之。因思此時田野耕耘道塗推挽老病呻吟衣食奔走其匍匐昏仆狀殆不可言又思獄中人無寬閒澡浴之樂而但增穢雜疫痢之苦轉視此等又如天上人耳。京師輦轂之下每年奉旨熟審其餘兩直十三省未

有請而行之者。若得仁人君子上疏奏請定爲永例。或不然輔臣與廷尉司寇議之。部寺牒撫按撫按牒郡縣。擇其未減之罪。清理一番。其重囚在繫者。務遣的當幕官嚴督獄卒。洒掃囹圄。洗滌枷杻。以廣聖天子好生之仁。暑月中聽民務農。無得濫受狀詞。無得輕率羈候。不時弔取監簿查考囚數多寡。以爲治狀高下。務使眼前火坑化作清涼世界。此只在當路者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耳。若輔臣不可必。廷尉司寇得爲之。廷尉司寇不可必。撫按得爲之。撫

按不可必。郡縣得爲之。但早一日。則一日之甘露也。行一方。則一方之甘露也。推而至于兩直各省。在在皆然。則曾天之甘露也。至于十月刑決以後。一陽初生。陰氣尚肅。饑寒交割。尤爲可憐。更得仁人君子。憐而并請之。或當路者。先期牒下。如熱審之例。則一冬一夏兩沾。聖恩功德。何可量哉。余嘗歎天地間。殺人最多者。有三件。曰死于刑。死于兵。死于歲。曾與包羽明集古來爲吏不酷者。數卷。爲將不殘者。數卷。救荒不倦者。數卷。總題之曰種德錄。以藏于家。

吾友盛伯靈問余曰。國朝成平。添增一二萬兵。兵戶二部。皆有難色。南宋偏安一隅。且當金人括盡金幣之後。倉庫貧窘。里巷蕭條。史傳嘗言某將兵幾十萬。某處兵又幾十萬。不知何從得許多兵。兵旣多。又不知何從得許多餉。此皆不可曉。余曰。凡下棋。只要先手。韓岳諸公之先手。在收復諸盜賊耳。南渡之後。紀綱旣弛。巨寇蠡起。呼集惡少。以爲兵。剽奪城邑。以爲餉。其中實有艸澤英雄在焉。若得籠而用之。盜之兵。卽我兵也。盜之餉。卽我餉也。故猿狙可使馴。虎象可使

戰烏董野葛。可使起沉疴而代良藥。况凡有血氣者。乎。吾常查宗澤傳宗澤平湖東賊王善得衆七十萬。車萬乘。平沒角牛賊楊進得兵三十萬。平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又得兵三萬。而河東京西淮南河北之。侵掠息矣。共算宗公得賊兵一百三萬。查韓世忠傳世忠平緇青李復賊黨得兵萬餘。平廣西賊曹成得兵八萬。平白面山賊劉忠又得兵萬餘。而緇青閩廣河南之賊侵掠息矣。共算韓公得兵十萬。查岳飛傳岳飛平武陵賊孔彥丹襄漢賊張用江淮賊李成筠

州賊馬進得兵八萬。降嶺賊曹成得兵十餘萬。平吉賊得兵數千。又平湖賊楊么得十萬餘。而江淮嶺表襄陽之侵掠息矣。共算岳公得兵二十萬。其他如二張劉琦等皆類是。不暇悉數。大約乘輿播遷。京都不守。詔天下小則團練。大則勤王。團練勤王之名。既起。則奸雄借名生奸。而盜賊縱橫矣。此輩善招諭之。則爲我用。不善招諭之。則爲敵用。又有不在我。不在敵。中立觀望者。往往抄劫村墟。梗絕道路。故宗韓岳諸公未及與金人挑戰。先收山砦。江海間盜賊盜賊。既

服則百萬之兵。餉皆不煩經營措置矣。然後鼓動其豪傑之壯心。撥轉其忠義之正氣。摧鋒陷陣。所向無前。此韓岳諸公苦心之極也。漢董卓黃巾之變。二袁孫曹皆以勤王起兵。唐黃巢之變。朱李皆以勤王起兵。宋南渡之後。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無不勤王。而賊之借名者亦不少。非韓岳諸公招諭誅討。安知無溫操復生。其間今人但知韓岳諸公之善戰。而不知其得百戰百勝之根本。則以先手平服諸盜。故也是。故無大寇。不可輕許團練。無大危。

不可輕詔勤王。團練聚而難散。勤王來而難去。邪正之間。間不容髮。古人草廬中正。着眼觀察此輩耳。

唐人中。余極愛鄴侯李泌。每讀泌傳。其子繁以冤死。爲之痛恨。李繁爲隋州亳州刺史。州劇賊爲患。繁有機畧。捕殺之。舒元興與繁素隙。反坐以濫殺。不辜。詔賜死。繁下獄。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握筆著家傳十篇。嗟乎痛哉。泌之勤勞。載在史書。不具論。論其不甚著者。如力保韓滉。一事。關係中興事業甚大。當朱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德宗嘗遣健步出。

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上爲之尋求不獲。意閔然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繖人于城外採蕪菁根而進之。當時只有糧餉極難。極苦。韓滉嘗從間道轉渭。又獻縑十萬疋。請以鎮兵二萬討賊。李希烈陷汴州。韓滉又遣將發勁卒萬人。破走寧陵賊。漕路賴以無梗。李晟屯河北。韓滉又運米餽之。船置千弩以相警。賊不得剽。後以修繕石頭城。德宗疑其異志。李泌力辨之。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十五州。

盜賊不起。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版蕩。謂陛下將爲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薦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德宗云。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勿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德宗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何。係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他。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德宗曰。朕方欲用卿。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并爲卿累耳。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德宗謂泌曰。卿上

章已畱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之上章爲朝廷非爲身也。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臯歸覲，以解其自疑之心，使滉速運糧儲以救朝廷。德宗云：善。朕深諭之矣。卽下泌章，令韓臯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不復信矣。臯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卽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臯畱五日，卽還朝。臯別其母啼聲聞于外，滉怒召出撻之，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旣

而陳少游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游亦貢米矣。對曰：豈惟少游，諸道將爭入貢矣。此是乙丑閏月事也。其後二年春正月，關中倉廩竭，禁軍脫巾呼道。德宗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卽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于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卽此時，德宗若無韓滉，便無江東糧餉，無糧餉便無關陝，不惟安頓六軍，且又保全德宗父子。泌之功無以加

矣。無論李泌如韓臯歸省，韓滉五日遣還，母子啼別，破浪渡江。此一段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涕糧船臨江，韓滉顧爲衆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負之。此一段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涕泌百口保滉，反覆千言，不疑不懼。此一段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涕李繁獄中作家傳。此一段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涕嗟乎！泌歷事三朝，再造唐室，骨肉未寒，一子賜死。命下之日，無一老臣宿將門生故吏爲鄴侯請留其血胤者。此皆余所不解。比時周曾一部將耳，以死李

希烈之難，詔雖三世有罪，當降一等。曾無後，以五十戶封其兄之子。以五十戶封其女。憲宗時，李錡反，伏誅。又欲誅其兄弟，廷議曰：錡兄弟，以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詔許之。以鄴侯之勛，勞又在李國貞周曾之上。雖其子大無道，尚當十世宥之。况捕劇盜而罪，以濫殺賜死乎？上不得比周曾，下不得比李錡反賊。繁之死也，吾不恨舒元與恨曩時鄴侯故人安在。

英宗土木之變，于忠肅公曰：吾國失一君，復立一君矣。

此一見左傳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釋執走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又再見藺相如廉頗傳傳云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于西河外澠池

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又再見王且傳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畱守東京遇暴疾帝命且馳還權畱守事且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且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這三事于忠肅從此變化出來宋時徽欽之禍一味報仇而虜亦得挾二帝以爲重增金割地稱

姪稱臣而究竟無補于亡。只是不曾讀得此書耳。且英宗南還。使郟王能如日夷公子之遜國。便成一篇好文章。而士大夫無有一言及此者。惜哉。

狂夫之言卷下終